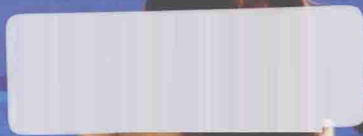


海天之间

周国春 / 著

这里记述的是医生、患者及家属共同与生命搏击、
有关遗体、器官捐献的感人故事



 西安出版社

海天之物

周国春 /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天之吻 / 周国春著.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3.12
ISBN978-7-5541-0397-5

I. ①海…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0404号

长篇小说 海天之吻

著 者	周国春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3741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541-0397-5
定 价	4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 内容提要

此书讲述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季雨林与夏秋婵相恋五年之后与师妹毕霏霏结婚。夏秋婵随后与楚清结婚。婚后，夏秋婵对初恋情人季雨林念念不忘，其音笑容与声音时时浮现，干扰了她与楚清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女儿楚楚维系了他们的婚姻。后来楚楚患血癌，为给楚楚做脐带血移植，她怀孕五个月却又流产。楚楚走后，她和楚清离婚，不久与方恺结婚。楚清处事果断，方恺优柔寡断，于是，她会想念楚清，与方恺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当追求方恺多年而遭到拒绝的殷苓苓婚后患抑郁症跳楼自杀后，方恺醒悟了：一个女人如果不爱丈夫，即使丈夫给予了她丰厚的物质享受，她也不幸福。于是他同夏秋婵离婚了。当夏秋婵患乳腺癌做手术时，方恺又到医院去照顾夏秋婵直到她身体恢复，之后悄然离去。方恺患了肝癌，找季雨林去做肝移植手术。楚清依然爱着夏秋婵，也知道她又离婚了，但是却没有再去找夏秋婵，而是与他的秘书韩平妮结婚了，因为他要为方恺做肝移植供体，急需一个妻子对他的照顾。后来方恺在季雨林和毕霏霏领衔做的一例多肝脏多术式肝移植中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夏秋婵终于懂得了什么是脚踏实地的人生，如何认真地去爱。最后，在西藏布达拉宫的台阶上，夏秋婵和方恺不期而遇。由夏秋婵、楚清、方恺和季雨林的关系连线演绎了他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和人体器官捐献之间的许多动人的故事。

◎ 题 记

天蓝蓝，海蓝蓝，一体之蓝，透彻、清纯而美丽。这里，仰望和俯瞰是紧紧地又是舒缓地拥抱在一起的。大海和它的波涛、浪花在长天之下仰首翻滚、奔腾、铺展；长天和它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电闪雷鸣则俯瞰着大海。而在远天之处，在海洋的尽头，天和海似乎是不分彼此的，它们似乎织染着渗透着相接在一起。大海仰起面孔在安静地与长天接吻，长天俯下面孔在深沉地与大海接吻。海与天在接吻呢，它们陶醉在浩渺的宇宙间。这海天之吻啊，是通体之吻，宽大、厚重、深情、执着、热烈、长久……也许吧，有了这吻，海与天也因此而融为一体了。

◎目 录

:: 第一章 海天灰灰	1
:: 第二章 白色的宝马	15
:: 第三章 思念	38
:: 第四章 爱在延续	59
:: 第五章 青青草公墓	73
:: 第六章 一个新舞伴	86
:: 第七章 病房花烛夜	99
:: 第八章 为肾移植受者们拍照	114
:: 第九章 她离不得的人	126
:: 第十章 又一次成家	145
:: 第十一章 飘落的红丝巾	165
:: 第十二章 默默的分别	187
:: 第十三章 肿瘤的威慑	209
:: 第十四章 手术	224
:: 第十五章 他又一次相伴左右	244
:: 第十六章 人体器官捐献	262
:: 第十七章 匆匆离去	284
:: 第十八章 生命之花	306
:: 第十九章 蓝鸟咖啡屋相会	327
:: 第二十章 长天之下的重叠	348

第一章 海天灰灰

2007年5月10日下午。

十四点钟。

在星海市的大海边。

海灰灰，天灰灰，灰色的云正在聚首，它们沉寂着。太阳把脸躲到了灰色云朵的背后，掩面悲伤。灰天之下，一对夫妻楚清和夏秋婵在灰色的大海边，亲手把女儿的骨灰你一把我一把地撒向了大海。

最后，他们把灰色的骨灰盒放进了灰色的大海之中……

今天是楚楚六岁的生日。

今天凌晨两点钟，楚楚停止了呼吸。

“凌晨两点钟，也是她婴儿时哭起来让你喂奶的时间。”楚清的思绪还在凌晨两点钟那里绕着。

“是的。”

“今天会给卢阳新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

“是啊，我们的女儿和那个孩子的眼睛都很漂亮。”夏秋婵闭上了她的眼睛。

那个叫卢阳新的孩子比楚楚大两个月，他在三岁的时候被邻居的孩子放炮炸瞎了一只眼睛，不得不摘除了眼球，由义眼专家为孩子进行了数码照相、电脑配色、硅胶取模、虹膜定位，比照小阳新那只健康眼睛的角膜、虹膜及瞳孔的大小、色泽、血管纹理和脂肪的分布为其专门定做了高仿真义眼。这高仿真义眼太逼真了，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看出来的。谁想，不久，孩子又从星海公园的山坡上滚了下去，摔得并不重，但是，他的头磕破了，那只好眼睛的眼角膜被碰伤了，面临双目失明的

噩运。两个孩子在青青幼儿园是同一个班级的小朋友。夏秋婵、楚清和卢阳新的妈妈柳衔絮、爸爸廖青在开家长会时都见过许多次面，而且，柳衔絮和廖青都是星海市职业中专的模范教师，他们的优秀事迹上过星海晚报，夏秋婵曾经去采访过他们。

那天他们四个人在医院的电梯门口碰到了。楚楚得白血病，楚清和夏秋婵请青青幼儿园的刘艳婷园长和楚楚的姜小倩、杨开妮老师替他们保密。楚楚只要病情稳定了，他们就让她上幼儿园，告诉她，她得了重感冒，现在好了，可以去幼儿园了。每当这个时候，楚楚会用双手和爸爸妈妈分别击掌，大声喊叫：“欧耶！”

因为得了白血病，楚楚起初的症状像重感冒，扁桃腺发炎，口腔溃疡。她病重时常常会流鼻血。

小小的卢阳新第一次看到楚楚流鼻血的时候，大声向老师报告：“老师，不好了，不好了，楚楚的鼻子流血了，好多血。”小朋友们都围过来，有的孩子用餐巾纸给楚楚擦拭……

于是，楚楚请病假了，过了些日子，楚楚病好了，回到幼儿园，卢阳新会和他们的的小朋友图图、扁扁、小喇叭、青苹果、甜梨、袋鼠宝宝、小斑马都来欢迎楚楚，他们班有20个小朋友，他们的绰号都有楚楚和卢阳新为他们起的。

卢阳新家里有一件苏州的刺绣，那上面有一只可爱的猫咪，他说：“楚楚，我们家那幅绣品上的猫咪眼睛很漂亮，我妈妈说那是手巧的苏州绣娘一针一线绣起来的。你的眼睛好漂亮啊，我就叫你猫咪好吗？”

“那我就叫你米老鼠吧，老鼠怕猫咪。”

“行！欧耶！”他们击掌了！

每当楚楚大口大口地呕吐，鼻子又出血的时候，他会很怜惜地对楚楚说：“猫咪，你感冒又严重了，回家治病去吧，治好了再回来。”

“柳衔絮，你们俩……”夏秋婵先看到了他们。

“卢阳新摔了，我们没有告诉你们……他在等眼角膜做移植……”这个妈妈边说边擦着眼泪。

卢阳新的事情让楚清和夏秋婵都感到震惊。

“你们楚楚怎么又重感冒了？又流鼻血了？她也在住院？”柳衔絮已经对儿子的好朋友楚楚总会重感冒、流鼻血产生了怀疑。

夏秋婵哭了，她说：“楚楚患的是白血病，已经快一年了。”

“你们在等骨髓？”柳衔絮在问。

“太难了，十万分之二能够配型成功。”楚清在说。

“你们俩……”

夏秋婵接起廖青的话茬：“我们俩的配型都不行，楚楚和卢阳新的杨开妮老师为楚楚配型也没有成功。”

“我们都知道，《星海晚报》登了消息，杨开妮前不久去D城青州大学附属红枫医院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进行骨髓移植成功。”

楚清对柳衔絮说：“她的配型适合那个十六岁的孩子。”

“还可以进行脐带血移植，前年，我表妹的儿子也是白血病，是由她孕育的第二个儿子的脐带血救治成功的。”柳衔絮又说。

“是的，我们也有了二胎，五个月时做B超检查，医生告诉我怀的是个男孩子。可惜，我在一次采访回报社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翻了。我没有开车，因为路不远，所以我步行。如果开车去就好了，摩托车开得很快，躲都躲不及，我身子笨了，不灵活了，不能拔腿就跑了。”夏秋婵觉得自己像祥林嫂叙述儿子剥毛豆被狼叼走的故事那样，同样的事情她告诉了太多的人，一遍一遍地叙述使她心酸不已，楚楚和她的弟弟，这是两个活脱脱的生命。

“还在等？”柳衔絮在问。

“在等，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楚清喃喃低语。

卢阳新的爸爸妈妈只耳语了一小会儿，廖青就说：“那我和阳新的妈妈捐献骨髓给楚楚，看我们谁可以配上。”

“真的？”夏秋婵的眼睛一亮。

“对，我们都还是中年人，而且学校里这个月一号刚刚给我们进行了体检，我们都很健康。”廖青用他的双手握住了楚清的双手。

“谢谢，谢谢你们。”楚清和夏秋婵十分感激。

那一天，卢阳新和楚楚见面了，男孩子的头和眼睛都缠着绷带，他的爸爸妈妈用轮椅把他推进了楚楚的病房。他用手摸楚楚的眼睛，摸楚楚的脸颊，双手扶住了楚楚的肩膀。楚楚搂着他，亲了他的额头。

楚楚说：“米老鼠，你在我们班是最帅的男孩，现在仍然很帅很帅，帅得让所有见过你的人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相信，你的眼睛一定会治好的，在没有治好之前，我来给你讲故事。”

“猫咪，你的重感冒会治好的，我摸到了，摸到了，你的腰板直直的，说明你倒不下去的，对不对？”卢阳新用他的小胳膊揽住了楚楚的腰板。

“让我们快快好起来！来，我们击掌。”楚楚提议。

“欧耶！”异口同声，小手掌和小手掌在碰击。

楚楚给卢阳新讲故事，她打开了她的那本故事书，看着书上的字，似乎在念，但是夏秋婵知道，她是在那里背诵：“猴子看见长鼻子的小白象在喝水，就说，看你的鼻子多难看啊，丑死了！”

“猫咪，你的鼻子不流血了吧？”

“米老鼠，请你不要打岔。小白象说，你不要小看我的鼻子，它能对付敌人、搬运重物、砍伐树木，它还很灵巧，能够摘树上的果子，够湖里的小鱼吃。后来，小猴子掉进了湖里，小白象用它的长鼻子把小猴子救上了岸。”

“他们互相帮助。”卢阳新抓着楚楚的手。

楚楚把巧克力塞到了卢阳新的嘴巴里。

两个孩子在咯咯咯地笑着。

他们俩的爸爸妈妈当时都流泪了。

第二天，廖青和柳衔絮就在星海市立医院接受了检查，结果他们都不能给楚楚做配型，但是，他们俩把自己的骨髓都捐献给中华骨髓库了。也许，救不了可爱的楚楚，却激发了他们的慈善之心，是的，他们的儿子也在等眼角膜做移植，天下父母的心，应该是人心换人心的。

楚楚病情恶化了。

楚楚发高烧，脸上、身上长满了红色的斑点，医生说那是出血点，她没有多少时间了。

在拿到楚楚的病危通知书以后，面对奄奄一息的楚楚，楚清和夏秋婵毅然把楚楚的眼角膜捐给了卢阳新。他们对医生提出了保守秘密的请求。

“爸爸，我怕。”在楚楚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小手紧紧握着楚清的手，爸爸的手是有力的，在大海里，只要有楚清，楚楚从来不怕海水深深。

“楚楚，爸爸在这里。”楚清用他的两只大手握着楚楚的小手。

“妈妈，靠近我。”楚楚用她的另一只小手抓住了夏秋婵的胳膊。

“妈妈搂着你。”夏秋婵跪在楚楚的病床前搂着她。

在楚楚弥留之际，她幼儿园的刘艳婷园长和姜小倩、杨开妮老师来到了孩子的病床前。姜小倩还没有从自己的切身之痛中走出来，又来为楚楚送行，她十分痛苦。

“我——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星——星，爸爸，妈——妈，园——长妈——妈，老——师，我是——天——空中——会眨——眼——睛的——小——星——星……”楚楚在断断续续地说，她的眼睛看着床前的亲人们，使出了她所有的力气，声音逐渐弱下去。

这是楚楚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她美丽的眼睛看着病房的天花板，没有闭上，瞳孔慢慢放大了，头歪倒在妈妈的肩膀上。

“楚楚，楚楚——”夏秋婵声嘶力竭地哭叫着，孩子身边的亲人都抽泣，楚清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他哽咽着，极力克制着自己不能哭出声。

站在他们身后的血液科的医生、眼科的医生和护士示意他们离开。

夏秋婵知道，眼科医生将取下楚楚的眼角膜，护士将堵塞楚楚的七窍。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出了病房，楚清快步冲到了走廊的尽头，他按捺

不住自己……

随后，送走了楚楚的刘艳婷园长和她的两位老师，楚清和夏秋婵在医护人员处理好一切以后，便重新回到了楚楚的身边，一起为女儿换上了内衣内裤，浅灰色的袜子，红颜色的毛衣外套，蓝颜色的外裤，把楚楚喜欢的那块蓝颜色的防水手表给她戴好，那是楚楚游泳的时候总喜欢戴在手腕上的。楚楚的衣物是楚清和夏秋婵在前两天一起挑好的。这一切都做好了，楚清和夏秋婵在楚楚的尸身前对视着，并没有用语言进行交流，就心领神会了。他们没有把楚楚送到太平间，从病房直接带楚楚去了火葬场。他们不愿意让楚楚的尸骨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哪怕只有一天……

“妈妈，我最喜欢大海……妈妈，咱们家门口这片海好蓝好蓝啊，我都可以看到海里的小鱼，妈妈你看，你看，哈哈，妈妈我看到了自己的腿，也看到了你的腿，我们和小鱼在一起游，哈哈，小鱼比我们游得快多了。妈妈，你再做做示范，游你和爸爸都拿手的自由泳，预备，开始！开始！开始！”楚楚的话像银铃敲起，既响亮又悦耳，一遍一遍又一遍，在夏秋婵的耳畔回荡着……夏秋婵的眼泪迎着海风干涸了，眼皮抽得紧紧的，但是，她知道，自己的眼泪不是被海风吹干的，是被自己哭干的。

楚清则直挺挺地将他一米八六的躯干伫立在海边，仔细地瞄着那大海的浪花，执着地认为他的女儿曾经在放眼望过去就能够看清的那朵浪花处游过泳。不是吗，那是女儿的红色泳帽，似乎在他眼前，永远是露出水面的，因为，她游蛙式。她说过，自由泳她游得不如妈妈，更不如爸爸，她自认为的狗刨式，爸爸妈妈异口同声地说那是瞎胡闹，是楚楚发明的最难看的一种、只有她自己才会的、不仅是他们没见过的也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的、胡乱地刨着水使自己不至于沉下去的游法，正如她三岁时把手电筒称为“照筒”一样，爸爸说是她的创造，手电筒就是用作照亮黑暗的，妈妈说她的表述很准确。但是，他们都说，除了他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照筒”，还是要把手电筒就称作手电筒

好了，因为一说手电筒，谁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在他们面前游泳，楚楚说，她永远只游蛙式。她三岁就学会了蛙泳，冬天在游泳池里游，夏天游海，她游得很好，还参加过市里幼儿组的游泳比赛，得过季军。楚楚游泳一直游到五岁零两个月，在她的白血病被确诊以后，她就不能再游泳了，楚清记得清清楚楚。

“爸爸，如果我一直游下去，会越游越好的，蛙式能够游得最好，自由泳也没问题，会学好的，学好了会游给你和妈妈看，还有蝶泳，我也很感兴趣的，也会学好的，狗刨式，不是我自己发明的那种式，我也会和司机小严叔叔学的，爸爸你说过的，他的狗刨式正宗。爸爸你信吗？你要有魄力，慧眼识真金，会发现我是真金，相信我，学好了正宗的狗刨式，把你和妈妈都刨倒在深海里，让你们喝海水！”楚楚钻出海水，爬上岸，站在沙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着胸脯。当时，楚清紧随其后上了岸，笑得一把抱起楚楚摔倒在沙滩上，他们都滚了一身的沙子，不得不再次下海用海水洗净他们父女俩浑身的沙子，夏秋蝉还没有上岸，她莫名其妙地问：“你们怎么又下来了？”

“我们以海为家，哈哈！”楚楚稚嫩的声音在大海上飘，像清凉的口哨声飞向远天。

“以海为家，以海为家，以海为家……”此时，这稚嫩的声音又一次在撞击楚清的耳鼓，从远天而来。他闭上了眼睛，看见楚楚说话时喜欢举起的小拳头了，那小拳头在他眼前晃动着，晃动着，不愿意离去。

楚楚在海水里和爸爸妈妈已经能够游四十分钟不上岸了。她说，她再大一些，会游得更远，时间会更长。这一次，楚楚把自己的魂魄潜入到海水的深处，她游得远了，游得时间长了，游得不会再回头了。

楚清的眼泪是不怕海风吹的，海风吹不干他的泪，他迎着海风抹眼泪，用他的巴掌抹着，一大把，一大把，似乎越抹越多，无论如何也把它们抹不干净。古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为了他的楚楚抹眼泪，对他这个堂堂男子汉来说，何止一次两次三次，可以说多了去了！而且他的泪腺太发达了，他的眼泪太多了。

海葬楚楚，这个决定是他们在楚楚的病房里做出的。

海葬楚楚，楚清和夏秋婵像是慎重商量过几次的，毕竟那是他们唯一的血脉，是他们的共同之爱，是他们两颗心的心尖。如今，他们唯一的血脉不复存在，他们的共同之爱离他们而去，他们两颗心的心尖惨遭割腕。中年丧女，黑发人送幼女，这对他们简直是太残忍了！他们痛不欲生！这较之白发人送黑发人，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在女儿的遗体旁边，双双俯下身体亲吻了又亲吻，谁都没有哭出声来，像是怕惊动了女儿的酣睡。之后，他们一起默默地长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着，如同两尊塑像，时间在他们那里似乎凝固在了一个点上……

接下来，楚楚的遗骨……他们没有用语言去交流，只是互相用眼睛你来我往地对视过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都是又大又亮的，楚清的眼仁里是夏秋婵小小的美丽面庞的倒影，夏秋婵的眼仁里是楚清小小的俊美面庞的倒影，一次，又一次，他们的眼神一眨不眨地似乎在专注地磨合着。可以了，他们心领神会了，他们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的心，也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最后，楚清微微皱了皱眉，冲着—个方位扬起了头，嘴巴动都没有动，夏秋婵就说：“让她去海边吧，就在家门口。”

楚清点点头。

在火葬场为女儿选骨灰盒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迟缓而艰难地迈着步子，这似乎是他们在为爱女选择最后的礼物。他们走了几个来回，在认真挑选。挑选来，挑选去，选择得十分辛苦。突然，他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在一只灰色的雕花小盒前面停下了脚步，俯下身仔细地看了又看，又是没有语言的交流，又是可以心领神会了。

“我去付现金。”楚清说。

“好的，女儿喜欢灰色。”夏秋婵的声音是嘶哑的。

“是的，她说过，阴天，海和天都是灰色的。夏天的傍晚，在灰色中游海，是很惬意的。”后边的话，楚清没有继续说出来，那是他和夏

秋婵都说过的，楚楚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孩子，她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形容海和天的灰色，真是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太好了，将来她会成为一个文学家。

“是的，是的。”夏秋婵似乎在喃喃自语。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海天灰灰，楚楚已经游向灰色的大海了。

此时的楚清和夏秋婵在想着他们的楚楚的同时，也在心底里默默地祝愿卢阳新的眼角膜移植成功。他们伫立在海边，似乎没有了时间观念，只想多站一会儿，再多站一会儿。

天逐渐黑下来，天黑黑，海黑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海风吹着这对夫妻，黑色的海和黑色的天空一起，仿佛要把他们共同划入黑色之中。

海和天想用它们的黑颜色抹掉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自己从这黑色的海天之中走出来。

夏秋婵终于鼓起了勇气对楚清说：“楚楚走了，我们的婚姻也应该结束了。”

楚清呆呆地看着夏秋婵，他们紧紧挨在一起站着。今年5月的上旬，天还很冷，星海市的海边，天黑了气温还比较低，今天的最低气温只有十二度，海风吹来很凉。楚清搂着夏秋婵，因为夏秋婵在瑟瑟抖动，他的脸颊几乎贴着夏秋婵的额头，贴得很近，否则，在黑色里，他无法看清夏秋婵的眼睛，无法和夏秋婵默默地用眼神进行交流。

他没有说话。

“楚清，你是一个好人，你家的老人们也都非常好，但是，我们不适合做夫妻，没有了楚楚，我不愿意和你再生活下去了。”

这一对做了七年夫妻的人，新婚之后情感却开始一路滑坡，楚清的美貌夏秋婵逐渐厌了。然而，他们膝下乖巧的娇娇女楚楚却像一根施了魔法的丝带，把他们俩紧紧拴在了一起。他们为了女儿，是不能分开的。如今……

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彼此的心跳声被海水掀起的浪花轻轻拍打海岸

的声响吞没了。

终于，楚清搂着夏秋婵的臂膀松开了，他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了，他走到了家门前边小小的柏油马路上。在路灯下，他魁伟的形体、洒脱的步伐似乎不会随着精神世界的崩溃而有什么变化。夏秋婵苗条优雅的身姿紧随其后，她身上墨绿色的风衣的下摆在飘逸着，那是楚清为她买的风衣。凡是合体的飘逸的上档次的外套、衣服、裙子、裤子以及皮鞋，都是楚清买给她的，以至到后来，她不再自己给自己买衣服。楚楚的衣服，楚清买得也非常合体非常漂亮，因为，他有一个女秘书韩平妮很擅长做这一切。夏秋婵只给楚清买衣服，因为楚清只穿她买的衣服。好在楚清是标准体型，肤色偏白，各种颜色的衣服，只要上档次，尺码对头，他穿上都好看。夏秋婵的脚步也没有丝毫的拖沓。她明白，楚清同意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5月11日，楚清和夏秋婵去星海市民政局设在青石区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

海边那套在十八层之上的1806号单元房，楚清留给了夏秋婵，那是他们结婚时，楚清用夏秋婵的名字给他们买的婚房。

其他，他们做夫妻时银行的存款原本就是A A制的，离婚了，楚清把八百万元的支票开给夏秋婵，夏秋婵坚决不要，她说：“我的银行卡里有钱，又有住处，会过得很好。把一切都告诉老人们吧，我们瞒他们瞒得太多太久了。舅爷爷舅奶奶在丰都疗养院半年的疗养再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下个月底他们要回海边的这个家了。等他们到了星海市我们一起接他们，那时再把一切告诉他们，我怕两位老人受不了。”这是最近几天夏秋婵说得最多的一席话。

“好的。”

一对分手的夫妻在家里抱在一起，再一次亲吻，许久许久，他们约定每年的5月10日在一起相聚，这个日子，即是楚楚的生日，也是楚楚的忌日。因为，他们毕竟是楚楚的亲生父母，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所以这一份情是依依复依依的。

楚清走了，离开了他的这个家，这个家现在分崩离析了，没有了，只有夏秋婵在那里住着。

这个家离他的办公室开车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他似乎是跌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继而又把自己的身子歪七扭八地放在了他办公室的老板椅上。

他首先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熟悉的应答声音十分疲倦地响起。

“你又上手术了？”

“是的，一台肝移植手术，他们还在缝合，我刚刚下来，做了整整十个钟头，肿瘤太大了，门静脉里也有些问题，但是有惊无险。”

“辛苦了。妻子的工作做通了？”

“不行，我们太忙了。”

“丁克族不可能改变了？”

“现在只好先这样。”

“我现在连你也不如了。”

“怎么了？楚楚怎么样了？”

“昨天凌晨两点钟走了。我们捐出了她的眼角膜，把她已经海葬了。”

“节哀。等身心恢复过来，你们再生个孩子吧，一个家，得有一个孩子，家才完整。”

“我和夏秋婵今天离婚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和夏秋婵今天办理了离婚手续。”

“你没有晕菜吧？”

“我很正常。”

“难道是她提出的离婚？”

“你太了解她了。”

“你不应该走这条路！”那边的声音带有谴责的意思。

“不是我应该不应该，应该是她应该不应该。”